



金兰曲

李兴功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简 介

港商杨丁,手持玉佛,携着女儿,回故乡桐柏扫墓。追念亡妻,心系战友,期盼落叶归根。自责,懊悔,驱车出而又返;夜半洒泪,折磨“叛徒”灵魂!

虞侯、周骏,两位抗日英雄,真情浩气,激浊扬清!遥想当年,南斗庄结拜,八团队东征;交通线开辟,李虞侯受审;桐柏山剿匪,杏树岗惨闻……凸现一幕幕人生悲喜剧,勾勒一幅幅沥血奋斗图景!终于,经“叛徒”哭诉,剖白己冤,周骏让儿,父子相认!妙哉!作品将现实与历史融合,革命与改革交并;起承转合,时空叠映;状物写景,生动感人!一曲大团圆,象征大陆、香港重聚,常使读者泪满巾。

淮源思宾馆。

这是一个带双套间的客房。

一位老人，像雕塑般倚在沙发靠上，微阖双眼，仿佛要有意把自己掷在一片黑暗之中。

窗外，霓虹灯在远处的夜空中闪烁着，时红时绿，不失单调而重复地划拉着幽冥，像倦怠的眼神，却又不得不努力支撑着，以陪伴老人度过这个漫漫长夜。

夜光把客厅的轮廓依稀勾画出来。对面墙上，悬挂着一幅巨大的画屏。画屏下面一张几案，有一张什么图覆盖桌面，在黑暗中发出微弱的白光。几桌不大，那图耷拉下来，犹如一张怪脸，又像什么圣物，或是古老神秘的图腾，被供奉在洞穴里，接受子民虔诚的膜拜。

这沉浸在黑暗中的客房，俨然就是一个洞穴！

那膜拜者一动不动，一只手捂着脸，另一只手无力地握着老光眼镜。细瞧，他张开的嘴唇在颤抖，轮廓依然清秀的下巴，不断抽搐着。白皙修长的手指抖动着，由于用力，手背上淡蓝色的血管曲张，像一群蠕动的小蝌蚪，又像一串交错欹晃的问号。原来他在啜泣！把自己掷在黑暗中、隐藏在洞穴里无声地啜泣！那只手使劲按住颜面，只不过是不要让自己哭出声来。

电灯突然亮了。

黑暗被驱到了窗外。洞穴的幻像，也随着吸顶灯咔嚓轻微的爆响，刹那间遁向苍冥。装饰豪华的客厅，在白炽灯光的照耀下，再现辉煌。圣物、洞穴、膜拜者一齐恢复了本来面目。鲜丽的中州地毯，锃亮的几案沙发。就连巨大的镜屏，如果是熟悉豫

南的人，一眼就可看出画的是豫鄂两省交界的旅游胜地——桐柏山主峰太白顶！尽管是写意式的大笔勾勒，但那恢宏的气势，一览众山小的峭拔雄峻，那点、染、皴、擦所勾画的山花、林表、公孙树和矢车菊，你不能不暗中惊呼：“这就是桐柏山！至于被膜拜的圣物，原来竟是一张地图！”

这不是一张普通的地图！细瞧日期，这是半个多世纪前出版的一张准军事地图，右版横排五个仿宋大字，桐柏县地图。后面还有两个小字：机密。它的质地也不是地图纸，而是塑膜！用八十年代最新技术、原版复制的一幅塑膜镭射地图，既保存了原始风貌，又便于保管、携带、久阅而不致损坏。它是香港独一份！不，也许全大陆、全中国仅有的一幅三十年代桐柏县复制地图！从图上的标志和模糊发毛的铅字来看，原图已严重损坏，经过多次修补，不忍卒看！是被岁月磨蚀、催化，图面湮漫，再也难以留存于世的一张图……

“爹地，你怎么还没睡？”

女儿杨依依来到客厅，投给那张图愠怒的一瞥。她身躯颀长，肌肤白皙，眉眼轮廓一如父亲。尽管笼着宽大的丝质睡衣，举止神情仍透出优雅，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和事业女性的精明干练。这一代人比父辈懂得保养，加上香港对女性特有的文化氛围规范，看不出她已是一个年逾三十的女人。“爹地，你哭了？”

杨依依惊讶地叫了起来。父亲的脸上，分明还留着惊慌中来不及拭尽的泪痕。天哪，爹地的印堂怎么啦？那儿，在额头和眉弓之间，通红，有指头大一块被硬物硌出的凹痕，久久没有消退，分明已出现皮下瘀血！

她探手摸了摸那块硌痕，有如血渍！目光不由得落到父亲紧握的左手上。她拿起父亲那只手：“能让我看看吗？”

老人略有些歉疚的目光，缓缓从女儿的脸上掠过，摊开了依然微颤的那只手。清癯的脸上，透露出惶惑、不安，甚至还有几

分恐惧。那眼神是复杂的！复杂得像斯芬克斯之谜，复杂得像一个纵横交错的地下溶洞群，或者太阳系的黑洞和大洋中的百慕大三角……

掌心里摊着一块玉！一尊才铜钱那么大的单薄的玉佛！它显然出自某个拙劣的民间工匠之手，只能意会到这是尊普渡慈航、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佛。玉的质量差得可以，严格说，只是一块莹白中透绿的石头，在香港的“跳蚤”市场至多不过叫价三百港币。同样，它也像那张莫名其妙的桐柏县地图一样，严重磨损！玉佛的周边圆薄透明，体温和汗毛，已把它濡湿得没有了绿意，透出一种玻璃赝品的味道。用大陆的官方语言说，像“假冒伪劣”仿制品……

父亲的心里，藏着太多太多的秘密！

玉佛背上，有一个穿绳的小孔，那孔环已经磨得像擦铁皮一般细薄，怪不得从没见过父亲戴它。“是你以前戴的护身符吗？”她问。

老人摇摇头，又深沉地点点头，久久地凝视着玉佛，带着悲怆道：“但它远不止这些——”

杨依依若有所思的目光，又一次落到父亲花重金复制的那张桐柏县地图上，不无探究地问：“包括那张图？”

“所以，不管谁问你，千万千万不要说我是桐柏人，也不要告诉我的真实名字，就叫我杨丁——‘飘泊游子，布衣白丁’……”他把一只手放在女儿肩上，低声吐出最后那八个字，又缓缓戴上老光眼镜。

“爹地，你该休息了。明天，我们还要同县人民政府的那帮官员会晤呢。”

“我知道。你先去睡吧。”他缓缓朝女儿挥了挥手，又心事重重地把目光投向窗外。

此番大陆之行，父亲显得特别反常！他们父女在省会郑州盘

桓了约半月之久，父亲说要为河南的父老乡亲办几件事，不打算回桐柏老家。然而，却又整夜整夜地抱着桐柏县图看！考察时也心不在焉，显然无意于在郑州投资。以后到开封、洛阳旅游观光，杨依依看什么都着迷，他却火烧火燎地催，仿佛要急急赶往一个更令人神往的什么所在。杨依依终于弄明白了：父亲心系桐柏，简直魂牵梦绕，却又摆出一副敬鬼神而远之的姿态。这不是回到桐柏了吗？可爹地这种小孩玩炮、又爱又怕的矛盾心情反而更加明显强烈了！她对爹地在大陆的那段经历一无所知。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，爹地回到桐柏这么反常这么激动，属于哪个神经兮兮的魔幻“情结”？

杨依依驮着一大堆疑问，忐忑不安地回房休息。她的身体状况不是太佳。

万籁俱寂。只有惊秋的小昆虫，偶尔唧唧地嘶叫几声，又警觉地停住。叶蝉躲在窗外不知哪棵树上，轻脆地弹了一下翅膀，发出“吱”的一声。远处的霓虹灯依然忠于职守，用红绿弧光，周而复始地涂抹着夜空。仿佛传说中的神笔马良，要把一片绚烂的色彩，涂在涌动的黛色波涛上……

自称为杨丁的老人，又一次踱到几案前，拿起地图上的放大镜，俯身瞧看着。顺着他颤抖的手指头，可以发现，放大镜的焦点，晃晃颤颤地始终停留在一点上——杏树岗村！桐柏东南距信阳界不远的杏树岗村……

又一颗无法止遏的热泪，滴落在地图上，发出清脆的“嗒”的一声。老人急忙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，无声地啜泣着。放大镜无力地滑落在地图上，使胀大了数倍的“杏树岗”三个字，蓦然跃出了图表，将一片闪烁的光斑，投到了老人身上。他仿佛承受不了这三个字的分量，捂着嘴，踉踉跄跄朝窗口走去，让涌流的泪水，朝着无尽的夜空，朝着长相思久别离的故乡……

只有霓虹灯忠实地陪伴着老人，无言呐喊到天明……

一大早，县长周振辉便来到淮源思宾馆。

处暑刚过，桐柏山中便添了凉意。宾馆门首的花坛里，早菊开始吐蕊。一株数百朵簇开的大丽菊，密密攒攒装点着花坛，组成一个姹紫嫣红的大花球。袅娜多姿的花瓣，如群鸟卷舒的长舌，呦呦嘈嘈探向空中。几只早起的蛱蝶，乘着凉爽宜人的晨风，在花丛中翩翩起舞。微风起处，蝴蝶落入花丛，满坛锦绣摇动。仿佛领舞曳出一群舞伴，满台亮丽，满台曼妙，满台疾回低旋，把这个美妙的舞蹈推向高潮……

周振辉不禁心中一动！资源丰富、相对闭塞的桐柏，太需要外力的帮助了。一定要搞好接待，创造一个好的投资环境，争取这位姓杨的老先生解囊相助，并对桐柏的建设参言建议。如果他能对桐柏丰富的自然资源产生投资意向，那就太好了！桐柏需要繁荣，需要锦上添花，就像这座浴沐在晨光中的花坛一样……

他请服务小姐通知杨老先生：周县长已在楼下大厅等候，恭迎杨先生父女莅临今日的聚晤。

那杨丁一听，立即催促还在梳妆打扮的杨依依。他匆忙喝干杯中的牛奶，麻利地系上领带，便随着服务小姐下了楼。

站在他面前的，是一位年约四旬的高大汉子，穿着一件灰色的茄克衫，浓眉下面，是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，白皙的面孔，和饱满闪亮的前额，又给他平添一种儒雅之气。这么说吧，他的举止颇像一位军人，但他的神态气质，却又像一位读书人。

“劳县长先生久等，抱歉，抱歉！”杨丁抢先朝他伸出一只手，欠了欠身子道。

“谈不上久等，我有早锻炼的习惯，通常比一般人要早到岗，

也许该道歉的人是我。杨先生昨晚休息得还好吧？”他问。

“噢，还好，还好。”杨丁掩饰说。看样子，老先生的身体不太好，至少这脸上的颜色很难称正常。

“桐柏早晚的温差比较大，四季分明，不像香港，新来乍到的人，一时怕难以适应。”周振辉的话锋拐了个弯。

“能适应，能适应。”

说话间，杨依依下了楼，与周振辉见过面，周振辉把父女俩领进汽车。伏尔加绕过花坛，驶过县城的一条主街，在一个大院子里停了下来。周振辉从司机旁的座位上跳下车，打开了后车门，杨丁和杨依依先后钻了出来。

院子很大，中央一道喷泉，在晴空中吐送着虹霓。喷泉和花坛之间，是宽广的停车道，平坦的水泥地面上纤尘不染。花坛里矗立着高大的雪松，宛如一座座绿色的塔。雪松周围，月季、米兰、波斯菊争奇斗妍。杨丁不无惊奇的目光，从栽种着奇花异草的花坛上掠过，缓缓投向主楼。

主楼顶上，飘扬着一面鲜艳的红旗！

它就像一团跳动的流火，在湛蓝的晴空下，在杲杲的秋阳里，迎风招展，抖动呼啸！仿佛一串际天而降的红色霹雳，撕裂阴霾，在重峦叠嶂的山间河谷里蜿蜒流动，发出巨大的轰鸣声！

杨丁蹒跚的脚步猛地停住，双眼似被灼痛了一般闭了闭。怪了，中国都搞改革开放了，难道还会有中国人害怕红旗？

秘书小马从主楼迎了出来，胸前还吊着一架照相机。周振辉吩咐：“快去通知刘书记、王副县长，说客人已经到了。”

杨丁睁开眼睛，主楼顶上，依然抖索着一团鲜艳的流火，那么醒目，那么炽烈！杨丁赶紧把目光移开，脑海里又蓦地抖开了一面红旗！那是一面弹洞累累的破旧战旗，在桐柏重峦叠嶂的群山中飘舞着。硝烟弥漫，枪炮声响成一片，厮杀声和白刃格击声隐约可闻……他大睁的双眼里突然充满了惊恐，沉重的双脚仿佛

被钉住了一般不能移步，噪音喑哑地进出一个“不——”

可惜周振辉没有听见，溅落的喷泉声，掩盖了他那声恐怖的自白。只有杨依依担心地看了父亲一眼，又不解地望了望主楼顶上。国旗——大陆政权的象征，这里的机关都这样嘛！

县委刘书记——一个胖胖的中年人，领着王副县长、经委主任、外贸局长等一帮随员，从主楼里迎了出来，老远便伸出双手，叫着“欢迎，欢迎”。

， 杨丁浑然不觉。

周振辉的声音似乎从远处传来：“杨先生，这位是县委刘书记。”

“县委书记”几个字似乎惊动了杨丁。他慌忙抬起头来，他的面前，已错落参差地站着一群人。杨丁和刘书记一千人握手，彼此说着“欢迎”、“愧领”之类的客套话。周振辉在前面领路，杨丁和刘书记一路交谈着，穿过前面的主楼。与主楼相连的，是县委、县政府合署办公用的公共礼堂，当中用一个楼道连接。步入二楼礼堂的楼道下面，有几个布置精巧华丽的小客厅。周振辉把大家领入客厅，分宾主坐下，烟茶糖果张罗一番，便在杨依依的右首坐了下来。那边，刘书记和杨丁已经亲切地攀谈起来。

“听口音，杨先生好像是本地人？”

“老家确实是河南。”杨丁不假思索。

王副县长插了进来：“是桐柏人吗？”

“不，开封，开封人。”杨丁暗示地看了女儿一眼，回答得颇为响亮。

王副县长不无冒失地：“那杨先生这次来桐柏……”

“噢，我解放前来过桐柏，所以这次回大陆，想来看看。”杨丁把早已准备好的答话拿来应对，显得从容不迫。

刘书记是土生土长的桐柏人，立即来了兴致：“杨先生解放前来过桐柏？”

“是战争时期，来打……噢，来躲日本鬼子。那时，开封城里到处是日本人。”

“桐柏物华天宝，但资金贫乏，春风不度，穷啊！”王副县长感慨道。

“不，这一路上，我看见山清水秀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与当年我在桐柏的时候相比，真有天壤之别！”杨丁由衷道。

周振辉认真地听着，揣摸着：听口气，杨老先生在桐柏待的时间不短。前面说“来躲日本鬼子”，后面又说“我在桐柏的时候”，那就不是一阵子，看来他在桐柏“躲”的有年头，因此对桐柏的基本情况比较熟悉，如此说来，他弃省城郑州而南下，并非心血来潮，也许是有所图而来。

“我把桐柏的基本情况，跟杨先生杨小姐介绍一下，说漏了的地方，大家补充。杨先生杨小姐尽管提问。当然，百闻不如一见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如果了解桐柏，二位还可以到处走一走、看一看，作些实地考察……”周振辉滔滔不绝，把桐柏的自然地理、人文民俗，农业和特产、矿藏、水利等各种资源及开发前景，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。一看表，正好一个小时！杨丁不断地点头，心里赞叹：好口才！整个桐柏都装在他心里，真不愧是当地的父母官！就连对大陆干部一向挑剔的杨依依，也由淡然无绪的“听”长一变而为积极参与者，不时往笔记本上记下点什么。

王副县长、经委主任又作了些补充介绍。刘书记用一种探究的眼神打量着杨丁：“周县长是桐柏通，无论宏观微观，他心里都有数。不知杨先生这次来桐柏，打算呆多久？”

杨丁犹豫片刻：“我想到处走走看看，呆多久还不一定。”

刘书记又客套了一番，告知县委已决定由周县长全面负责接待工作，必要的时候，可以陪同杨先生考察观光，提供各种便利，尽地主之谊。杨丁称谢，刘书记率原班人马和杨丁父女俩一

一握别，便离开了小客厅。

气氛变得融洽起来。

那种刻意安排的程序和内容、戴着一层面亮的客套一旦摒弃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便少了拘束，多了些真切和坦诚。周振辉的落落大方、坦坦荡荡，给父女俩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杨依依甚至还问了他家庭的有关情况，有几个孩子？尊夫人是知识女性吗？

杨丁未来之旅的第一个目标：杏树岗！

这个小小的自然村，战争年代颇负盛名。但改革开放以来，由于种种原因，经济发展的速度平平。周振辉早就想去、觉得自己也早该去杏树岗了！可就是腾不出功夫。他冲杨丁一笑：“我跟杏树岗，有着一种复杂的渊源关系，早就想去！不是骑马看花那种蜻蜓点水式的，我想去住一阵。如果杨先生不反对的话，我乐于陪同。”

杨丁愣了一下，不无犹豫、吞吞吐吐道：“我想找周先生打听一个人。”

“说吧，是谁？”周振辉爽朗道。

杨丁感情复杂地挥了挥手：“算了，你不会认识的。”

“我可以派人去查询。杨先生别忘了，我可是桐柏的县太爷喽——”说罢，不禁笑了起来。

杨丁又犹豫了一下，终于下定决心道：“此人本姓李，十八子李。但他干地下工作的时候，多用的是化名，林守、李林、汪国太……但用得最多的还是林守……你不会知道的，他也许早就不在人世了——”老人的声音低沉下去，脸上出现痛苦的表情，依然清亮的眸子里，竟突然发潮，变得湿漉漉的了。

听罢杨先生的话，周振辉猛地吃了一惊，不由得冲动地站了起来：“你说的这个林守，他是桐柏人吗？”

杨丁肯定地点点头：“他的真名叫李虞侯，很早就在部队上

打游击。”

“你认识李虞侯？”周振辉不无惊讶地打量着老人。

“不不——”杨丁摇头，“一个朋友，我来之前，朋友托我帮忙打听一下。他在香港，和我一起做生意，是他要打听李虞侯。”

“噢，我倒认识一个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老人叫李虞侯，他是杏树岗村的。”

杨丁激动地站起身来：“对，就是杏树岗村，他还健在？”便一把抓住周振辉，那充满希冀的眼神，那么真诚，那么热烈！又那般急切！

“他在桐柏，可是名闻遐迩啊！不久前，他还来参加了《中共桐柏党史》的审稿会。”

泪水涌了出来。杨丁紧紧抓住周振辉那只手，不禁喃喃自语着：“活着？他还活着！活——着……”

周振辉不无错愕地打量着老人，又看了杨依依一眼。整个会晤期间她很少说话，对老人的某些举动，她也不时流露出困惑和不安。她做笔记的速度很快，而且用的是英语。这位“百万富翁”的女儿，很可能是老人生意上的一个重要助手。显然，她也和所有第一次深入大陆的港人一样，有些谨慎，显得矜持。周振辉拿起一枚羊桃，冲杨依依道：“这是本地特产，学名叫中华猕猴桃，别看表面黑不溜秋，却含有丰富的维生素，多吃有防癌、抗衰老等作用，味道也不错，你尝尝。”他亲手给她剥了一只羊桃，说这是采用民间埋在面粉里的办法保藏的，既能使之软熟糖化，又能保鲜，绝对没用防腐剂。

杨依依道谢，尝了一颗，味道当真不错！她如法炮制，给杨丁也剥了一只，“爹地，你尝尝这是纯天然风味！”

杨丁接过羊桃，把目光投向周振辉：“林守还有个结拜的大哥，叫周骏，你知道吗？”

周振辉又一次笑了起来：“杨先生，您算是问到我的家门了

——”

杨丁带着疑惑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“周骏是我父亲。他和虞侯叔叔早年一起并肩战斗，是生死与共的同志和战友。直到现在见了面，两位老人还要拿碗干一碗老白干，有杯子也不用。”

杨丁不禁大惊失色，手一抖，那只剥皮羊桃落到了地上。莹绿的桃瓢摔破了，溅了一地的碎玉。杨丁掩饰地俯身欲去拾掇，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，周振辉跳过去接电话：“让工作人员去收拾吧。杨先生空着两手，是拾不起这摊打碎的玉的。”

杨丁苦笑了一下，自我解嘲道：“太甜的果实，总是不容易到口的。”

电话是刘书记打来的，今天中午，县委准备在招待所设宴，为杨先生杨小姐接风洗尘，他让周振辉带客人过去。

伏尔加驶出县委大院，绿色栅栏围就的院门一侧，赫然挂着两块牌子：中国共产党桐柏县委员会；河南省桐柏县人民政府。权力机构！都是操生杀予夺之权的！杨丁惊恐的目光，久久地盯着那两块牌子，眼前蓦地腾起一团硝烟。一个庄严的声音，由远而近地在他耳畔回响着：“我代表河南人民——判处你的死刑……”

“杨先生，请吧——”

周振辉的声音，在车窗外响起。

杨丁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，一下车，便急奔卫生间“方便”，似乎吓流尿了……

3

伏尔加在蜿蜒曲折的山道上行驶着。

这是一趟漫长而艰巨的旅行。

路面很糟，汽车不像是走在公路上，而像被无数只手在空中传递着，摇晃着，颠跳着。有时车屁股撅得高高的，车头倒像扎猛子般冲向深坑。有时车头斜向蓝天，像一匹抖鬃长嘶的马。总之，它像一头困兽，一头被圈在斗牛场里的西班牙斗牛，被撩逗得两眼喷火，四周却是无法逾越的高墙。

无论朝哪个角度望去，除了山还是山。

绵亘逶迤的远山，在朝阳下一律呈苍黑色。它雄峻而祥和的体表，始终笼罩着一层似光波又似雾霭的轻纱。数不清的小路，像缭绕的青烟，在粗莽而沉重的山体上飘散。所有的动物和绿色植物都失却了个性，没有了自己的形体颜色，和苍黑的远山浑然融为一体。

公路尽头，群山的面目开始显露。在大山的皱褶里，托着绿色植物的泥土，和只有地衣苔藓的山岩对比分明。像农家洁净的小院和苗稼密不透风的责任地，又像人世间的正义与邪恶一样壁垒分明。裸露的山脊和托着林表的山峰，像癞痢头和少女满头秀丽飘逸的长发，路人的目光，不由自主地会投向少女般的山峰。

只有车窗外一闪即逝的庄稼、绿树、山花、巉岩、以及健壮的农妇……才引起杨依依的赞叹和惊奇！那种咄咄逼人的绿，那种灼灼冶人的红，那淙淙的泉水，那在石板滩上浅浅流泻的小溪，那姿态天然、根本叫不出名来的大树和古树，以及令人叹为观止、形态各异的巉岩怪石……不用说杨依依，就连坐在驾驶台旁的周振辉，也有一种美不胜收、返朴归真之感。他不断扭过身子，解答杨依依提出的各式各样的问题，惹得司机不住咧嘴嘿嘿地笑。

而杨丁打上路，就没有睁开过眼睛，不知是在闭目养神，还是有心事。周振辉已开始留意他的一举一动。他的言行，叫人有些难以捉摸，他的脸色打见面时就不大好。今天这种充耳不闻、

与世隔绝的状况更显得反常，至少缺点儿旅游观光的雅兴……

“听说‘文革’期间，山里姑娘结婚不要嫁妆和彩礼，也不要男方家里派人来接，而是新娘扛着锄头，带上《毛泽东选集》四卷，自己步行到男方家里去。周先生，有这种事吗？”杨依依问。

“当然有。”

杨依依“噢”了一声：“这在香港是不可能的！”

“在大陆，这类‘移风易俗’的创举也没能坚持下来，成为老百姓自觉自愿、普遍接受的一种风气。”周振辉道。

“为什么？这种倡导不是很有意义吗？”

“我也认为动机未必坏，但历史是不能割断的。”周振辉似乎和她在讨论一个哲学问题，“男方派花轿到女方家去迎娶新娘，是一种民俗，而民俗也是历史的。男尊女卑的观念，是小农经济的产物。只要那种靠体力劳动在地里刨食吃的生产生存方式不改变，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就难以彻底根除。坐花轿是女性一生中仅有的一次风光，这种民俗，是封建制度下女性尊严的一种曲折的张扬。小农经济、男尊女卑没有彻底铲除，你把坐花轿给革掉喽，岂不是反证女孩子就是贱？连生儿育女、变妞为妇还得自动送上门去？而民俗这种文化现象具有固执的特点，山道崎岖，花轿上不去，那就骑驴，找男人背。或是男女老少一大路、敲锣打鼓到女方家来接，新娘也走路，却是众星拱月、前呼后拥的一大群人陪‘走’。再不就是把花轿的形式变换一下，大城市用小轿车，乡下用卡车、拖拉机，它还是用变相的轿子让女子风光风光！历史是一条河，所有想切断历史的努力，都是徒劳的！”

这话，杨依依未必吃透了，但闭目沉思的杨丁却听进去了！不，杨鼎，这才是他的真实名字！他就是在杏树岗村出生的，和周骏、李虞侯一样，童年和少年都就读于著名的李滋圃先生名下。那位德高望重、一腔正义的老先生，就是李虞侯的父亲。此

时，杨丁眼前不禁浮现出往事的一幕——

一九三六年早春，十七岁的杨鼎给他早年的老师李滋圃“拜年”，来到了尖山。他清楚地记得，那会儿，李虞侯正在校舍的走廊上自制体育教具——接力棒！

尖山小学是信阳、桐柏边界最著名的一所小学，校长就是把全部家产捐来办学的清末秀才李滋圃先生。办公和教员斋舍，是一列朝南的小楼。李虞侯住在楼下东端，紧傍高小部。一长溜石砌平房，青砖廊柱。廊沿头上摆着木马，洒了满地刨屑，远看像落了一地槐花。李虞侯干得专注，那架式，那动铤使锯的劲头，又老练又灵巧。他是个绝顶聪明、装龙像龙、装虎像虎的“鬼才”！

隔老远，调皮的杨鼎便悄悄搁下了手中的藤箱，蹑手蹑足地扑了上去，走背后一把抱住了李虞侯，捏着假嗓子：“木匠哥，可想死俺啦——”

“鼎子——”李虞侯朝他兜胸一拳，便和他紧紧抱在一起，兴奋得满脸通红。

“你怎么不给我写信？”杨鼎冲口就是一句抱怨：“我哪儿没找遍，没想到你躲到了尖山。”

李虞侯神秘地笑笑，把他推坐在木马上：“你还在信阳读书？”

杨鼎去秋信阳师范毕业，因经商的父亲突然病逝，便不得不放弃去省城继续深造的打算，在叔父杨佩之的辅佐下，承继了父亲的事业。杨家是桐柏巨商，在信阳、桐柏城内和毛集、回龙、平氏、马谷田等集镇都设有商号，雇有店员、伙计、车把式近百人。然美中不足，杨宝之、杨佩之两兄弟，就杨鼎这根独苗苗！他上面的两个姐姐已经出嫁，千钧重担，都要靠杨鼎一力支撑。但经商非杨鼎所愿，勉为其难吧。

李虞侯问他有什么打算？

杨鼎丧气地一挥手：“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，华北平津危急——什么‘华北五省自治’？这是拱手出卖大好河山！蒋委员长剿共倒很来劲，打日本人可就不那么积极。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这不到处打听你这位学兄嘛？你倒好，猫在尖山鼓捣这个……”

他拿起一根刨得光光溜溜的接力棒，扬手把它扔进了操场：“知道吗？‘你们’的河南省委被一锅端了。省委书记张国诚，共青团书记马毓华当了叛徒，带着特务到处抓共产党。信阳师范我最敬佩的一位老师，也被他们抓去杀了。”

这些消息，报纸上都已公开披露。李虞侯缓缓走过去拾起接力棒，四周静得惨人。群山笼罩在淡淡的暮霭里，显得凝重。一只老鸦，惨然啼叫着从夜空飞过，留下一阵呱呱呱呱的回声。早春的风，吹得枯枝簌簌作响，令人肌肤起栗。他想试试探探这位“同情者”、“小学弟”。原来，一九二九年，李虞侯即考入信阳师范，因阅读《马克思主义浅说》等革命书籍和参加学生运动，不到一年就被校方开除，不久，他就由吴仁圃介绍加入了共产党，和杨鼎也算是“校友”吧。

“周骏也被捕了。”他低沉地说。

“你该设法救他？”杨鼎有些发急，在廊下走来走去，碰得锯子鏊子一阵叮当乱响。

怎么救？听说周骏、吴仁圃被押在省城监狱，他曾潜往开封，以设法与他们取得联系，组织越狱。不料各联络点均遭破坏，他被叛徒指认出来，领着特务，追了他好几条街。他从慈悲巷一直逃到省府西街，幸遇吴仁圃的堂妹，她是来省城打听消息的。吴妹带着一包探监用的衣物，临时给他套上件西服，又往他头上扣了顶礼帽，拉着他上了一辆洋包车，这才侥幸逃出了开封……